



二月的吉林市，龙潭山还裹着深冬那层冷硬的壳儿。寒鸦扑棱棱飞过，掠过那被积雪捂得严严实实的高句丽山城遗址。城墙上的冰凌，像老汉下巴上参差不齐的胡茬，透着一股倔强劲儿；砖缝里的霜气，丝丝缕缕，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细密针脚，缝住了千年的旧时光。

当地的老人常念叨，这山城底下藏着龙潭呢，早年间有黑龙在这儿住着，那冰凌花啊，就是黑龙吐纳的灵气变的。在这零下二十摄氏度，冰天雪地、万物都蛰伏过冬的时节，一场关于生命的奇迹，正悄悄地酝酿着。

我顺着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，望向山坡深处。脚下的积雪，越来越薄，褐色的腐殖土和干枯的落叶渐渐露了出来。落叶边上镶着没化的冰粒儿，一脚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响，那声音像是沉睡的大地打着哈欠，跟我搭着话儿。

猛地，一抹亮黄色闯进眼帘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，亮得扎眼。定睛一看，嘿，是冰凌花！

它们有的三五朵儿凑在一块儿，挤在老树根旁边，像是一群围在一起唠嗑的老伙计，热热闹闹的；有的独自一个儿，孤零零地扎在石缝里，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硬是要在这冰冷的石头缝里闯出一片天。那细细的花茎，从冻土里钻出来，也就一寸来高，可就这么点儿高度，却稳稳地托着饱满的花盘，仿佛握紧了整个冬天的勇气，一点儿都不怕这刺骨的寒风。花茎是深紫色的，像是被岁月染上了颜色，上面裹着细碎的冰晶，在太阳底下闪着光，就像戴了一顶水晶帽子；花瓣是明晃晃的鹅黄色，边缘凝着一层薄薄的冰衣，像是给花瓣穿上了一件透明的纱裙。

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花瓣上折射出水晶似的光泽，亮晶晶的；到了下午，斜阳一照，花瓣又变成了暖橙色，像是在火上烤过一样，暖烘烘的。这时候，冰衣慢慢化成了水珠子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冻土上，“滴答滴答”的像是春天在敲门。

凑近了仔细看，有的花苞才刚刚顶破冰层，嫩黄的花瓣还半裹在冰壳里，像是个刚睡醒的小娃娃，迷迷糊糊的；有的已经完全绽开了，五片花瓣舒展开来像个小碗儿，花心里的蕊丝在寒风里轻轻颤动，在跟这寒冷的世界打招呼呢。它们和冰雪紧紧挨着，有的花瓣被薄冰裹了一半，像披着水晶铠甲的战士，威风凛凛；有的花茎沾着冰面长，花盘却倔强地往上扬。

同行的冯师傅是吉林石化电厂的退休工人，一口东北腔，特别热情。他跟我说：“这冰凌花啊，我们当地人都叫它‘春信子’。它的种子可厉害啦，能在地下睡五年呢，就像个冬眠的小动物，默默攒着力气。等到二月末，天气稍微暖和点儿，它就借着太阳的暖劲儿，使劲儿往外钻，非要出来看看这世界。”他还告诉我，这花还有个怪脾气，白天开晚上合。早上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就舒展开花瓣，使劲儿吸收每一缕温暖，就像小孩子贪吃似的；晚上太阳一落山，它们就悄悄合上花瓣，抵御这长夜的寒冷，保存着身上的能量。这种活法儿，就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默默攒着劲儿，就等着“春天”一来，好好活出个样儿来。

山风呼呼地刮，松涛一阵一阵的，像是大海的波浪。冰凌花在风里轻轻摇晃，花茎被吹弯了，可马上又挺直了，就像个不服输的小伙子，跟这风较上劲了。它们不跟那些春天里的花儿争艳，就趁着这万物都安静的时候，用这一抹金黄，打破冬天的单调和沉闷；用这柔弱的身子，顶开坚硬的冰雪，告诉大家春天要来了。这时候的龙潭山，雪还没化完，枯树横七竖八地躺着，崖壁上挂着大冰瀑，潭水结着薄冰。那点点金黄，就像撒在雪地上的火星子，一下子就把这山峦的生气给点燃了，让这冷冰冰的世界变得有活力了。

我蹲下来，仔细看着这倔强的小花，手指轻轻碰了碰花瓣上的冰晶，凉丝丝的，可在这凉意里，我分明感觉到有一股子生命力在澎湃。忽然，我就明白了：这坚韧啊，不是啥都不怕，是在难处里还能守着自己的心，在安静的时候攒着劲儿，在没人看着的时候也能往上长。冰凌花在地下睡了那么久，就等着在二月的北国开出一朵花；就像这山城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还是稳稳地立着；就像这儿的人，在冷天里磨出了硬骨头，一辈子都在好好过日子，担着自己的责任。

寻

寻韵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2025年哈尔滨冬捕，第一天就爆网了，始料不及。一网打上来30多万斤，那鱼，活蹦乱跳，金翅金鳞，胖头胖脑，老壮观了。多少年没这么丰收了。七十来岁的“鱼把头”徐老攀说，“这下掏上了！”。在我们家前边那趟街卖鱼的渔场职工老高妻子跟我说，不是有鱼就能打上来，这多少得有点“命”。我知道，她说的命是运气。我信。

再早，这条大淖出现在大，我小时候上大舅家串门，他家东边是江沿儿，涨水时，水漫过围堰，进了屯子，门前就是河。鸭子、鹅冲天泡在水里，游啊游，根本不用喂，它们把蛋也下到淖里。我跟表弟就上水草里寻蛋，捡一小土篮是常事，白皮儿的、青皮儿的、青皮儿带斑点的……秋天，野窝里还能孵出小鸭。

傍晚，大舅母和屯子里别的妇女站在河边鸭鸭呱呱地唤，刚刚还寂静的天地，没一会儿，河面就出现密密麻麻的鸭群，越到近前越热闹，嘎嘎嘎，吵得满世界都是鸭子，听不清个数，更别说辨认哪只是哪家的了。但你不用操心这个，一上岸，它们会自动分开，各回各家，绝不会走差。那些新鲜出来不久的毛茸茸的小黄鸭扭着屁股紧跟在大鸭子后面，连跑带颠进了院子。大舅母笑：“这帮神兽，在哪儿抱的窝呢。”

不少人把“哈尔滨”写作“哈尔滨”，



“淖”“挠”都对。这个名字是蒙古语的转音，意思是“黑色的泡子”。蒙古语常用颜色给地方命名，呼和浩特——青城；乌兰浩特——红城；我的家乡白城，蒙古语叫查干浩特。哈尔滨是白城境内的水域，却起了个黑色的名，有点意思。我喜欢这个“淖”，因为它更像水。哈尔滨周边百里尽是湿地，泡沼众多，水系相连。大淖是好几个大泡子汇聚成的，水头是洮儿河，水尾是月亮泡，洮儿河和月亮泡一起在大安汇入嫩江，奔南面的松花江而去，一路风光浩荡。

哈尔滨周围，还有不少比较大的泡子，大五家子、小八家子、小五家子、涅勒黑，这是有规模的。那些水面不太大的泡沼，盛夏时节也波光粼粼，隆冬岁月也可捕得可观的渔获。当地村社自己已经管不过来，常把它们包出去，包租方式很古朴，按冰眼算账，大点的泡子一个眼儿三五万元，小点的一两万元，收获如何，各安天命。承包人其实也不怎么在乎收获，主要还是玩。雇了车马器械，请来老鱼把头，烧香、上供、敲锣、打鼓、放炮仗、祭河、寻脉凿冰，仪式感拉满。还真有那收获不俗的，一网干上来两三万斤。野生大胖头、白鲢、花鲢、青根、草根……一条十斤八斤不算啥，二三十斤有的是。这鱼卖个十几二十块一斤一哄就抢。鲫鱼就更贵了，因为少。于是，每到腊月，哈尔滨周边最热闹，总能听见炮仗响。远远那动静静的来处，甸子里车来车往，冰面上腾起经久不散的硝烟，那烟仿佛凝固了一般停在半空，如同一幅照片里的悠悠往事。

哈尔滨东岸是黑龙江肇源。夏天淖里芦苇茂盛，水藏在蜿蜒的草中间，远远地，只听浪花拍打苇岸的哗哗声，不见水面。东岸的房子像小船浮在草上，忽闪，忽闪。我小时候，有一次坐船跟人家去淖里取挂子，那人是大家舅家的邻居，姓韩。他中途回家送一趟鱼，把船摆回岸边，叫我在船上等他。我干等他不来，躺船里睡着了，船舱被阳光烤一晌午，木板干燥温暖，空气湿润香甜，水鸟在我头上翻飞，小船飘飘悠悠自己荡回了苇塘。等我睁开眼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几颗星星在屯子上空一闪一闪眨眼。大舅母在岸上一声一声喊我小名，我是被她叫醒的。大舅母恨恨地说，这韩三小子，不怪说不上媳妇，太不着调了，把我老外甥丢船上，他喝酒去了。你等着点吧！

大舅母是河对岸人，我从没见过她回娘家。她一天到晚忙，屋里、院外、园子、下屋有做不完的事儿，喂完老牛熬猪食，放完鸭子经管鸡，早上睁眼儿第一件事，就是等她。她大概没工夫想家。我也从没见过江那边她家的人，我恍惚

## 春江水暖

赵东海

记得妈说，她有个娘家哥，她爸得病病死得早，母亲走道了（改嫁），再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那时我太小，我和表弟还没有猪圈的栅栏门高，我们在大舅母干活的时候追鸡、撵狗、轰鸽子，叫嚷着穿过苇草丛生的后院，循着鸽哨，奔江沿儿跑。

春天来了，大淖绿了，鸭子们重回大河。一冬天把它们圈得灰头土脸，可能互相都不认识了。大舅母把院门打开，这群活兽循着水汽就跑，傍晚回来时，个个干净得就像要出嫁的小媳妇。“把你们憋屈坏了！”大舅母笑着赶它们进圈。夕阳灿灿地挂在烟囱上，阳光洒一当院儿，仿佛冬天根本就没来过。风把一朵鸭毛吹了起来，缓缓地奔墙外飘去。大舅母盯着看了很久。傍晚的风寒，撞上她脸上的皱纹，季节的虚弱和年岁上身的惆怅让她愣愣地出神。一切命运的真相从烟囱里缓缓升起，追着鸭毛，飘向大淖东岸。

### 四

早上下一场雨，很快停了，天空像用水洗过，更干净了。地里，苞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，农闲的村民开始琢磨下河，打鱼摸虾是这个屯子男人的本事。七八月，庄稼且让它自己长去，忙活一春一夏难得松快两天。大地，稚嫩的苞米穗子散发着不谙世事的清香，青纱帐里藏着三表姐的爱情。

大舅家五姐妹中，三姐最好看。那模样和瘦小枯干的大舅母就像毫无血缘关

小时候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假小子”。每天顶着一头比男生长不了多少的短发，分外羡慕能绑上漂亮头绫子、满头飞扬长发的小伙伴。为此，我常和母亲抱怨、耍脾气，“我也想留长发！”母亲每次听后都脸色一沉，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工作忙，没工夫给你编辫子，你想留，长大了自己爱留多长就留多长。”

母亲的话是不容置喙的，我也十分心疼母亲的操劳。作为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，母亲那时的工作是夜班，上一休二，做的是为入库的一列列车清洗的重体力工作，忙碌时，常常伴着水刷声清洗到凌晨四五点钟。哪怕是如此辛苦，在夜班下班的那个白天，我也很少见到母亲在家补觉休息，她总是勤奋地洗洗刷刷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

就这样，我只好被迫“坦然”地接受了自己“假小子”的事实。因为短发也有短发的长处，洗头方便，夏季凉爽，早上上学更是梳几下就神清气爽。只是闲暇时，看着街上卖的红红绿绿的发夹、发带，心中溢满了羡慕与苦涩的滋味；假期时，我也常和当时也留着短发的表妹，玩耍时把裙子套头上，想象那是我们一头飘逸的长发……

有一年临近春节，我的短发长势喜人，蓬蓬松松可以勉强拢成两边的小辫子了。大姑给我扎了两个羊角辫，终于系上了我一直想要的、粉红纱样的头绫子。我猛地抬眼瞥了一下镜子，忽然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因为害羞而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——她梳着整齐的空气刘海，两侧高高梳起羊角辫，尤其是那头绫子，怎么那么娇俏，那么可爱！

我大喜过望，十分满意这个形象。谁知下了夜班后的母亲过来接我，看后掩不住地笑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悄悄对我说：“摘了吧，像个土土的小丫蛋。”

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母亲超前简约的审美，只觉得一团火滚烫的心顿时被泼了个透心凉。我悻悻地摘掉了头绫子，把它绑在了我的小熊玩偶上，惋惜地看它仍旧闪耀着粉灿灿的光泽。几天后，剪完头发的那一刹那，我抬头瞥了一眼镜子里哪嘴，头发又变成扎人程度的“假小子”，欲哭无泪，心中却也在暗暗发誓：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留——长——发！

时光就这样在我每一两个月不情不愿去理发店理发时，把童年快速地落在身后，不知不觉迈入了我的青少年时代。高中后，我住校了。我以学习任务重为借口，渐渐蓄起了头发。后面刚能梳起小辫子时，因为过于短小，简直像后脑勺下莫名支起了一条横冲直撞的枝丫。后座调皮的男生，下课时总爱偷偷揪我的小辫子，每次都是一脸得意的坏笑。

成长了无痕迹，头发陪着我一起长大。渐渐地，熬过了头发尴尬期，剩下的只需要轻轻一拢，一根发圈就能轻松解决。每次周末回家时，我望着镜子里那个头发已到了肩膀的女孩，满心欢喜——我终于有了大人的模样。

更让我兴奋的是，工作变得没那么忙的母亲也开始蓄起了长发。她看出了我满脸的疑惑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哪个女人不爱长发！还不是以前太忙。现在你也长大了，还是留长发适合你！”

我愕然，继而眼眶湿润，我的小心思终于得到了母亲的认可！对于母亲，从此再无怨言。

那些年，只要我学校放假，母亲便充当了我的逛街搭子和做头发搭子，变得越来越像我的“闺蜜”。当再次从理发店里出来时，我不再是那个噘着嘴的“假小子”，而是一个含着笑、发丝乌黑浓密如瀑布般倾泻在肩上的女子。我习惯了有它披在肩上轻柔、温暖、飘逸的力量，像一条条俏皮的丝毯，不时调皮在我的额头、脸庞、肩头，甚至心间轻拂，让我安心、自信。长发也伴着我研究生毕业、结婚、生娃，哪怕是在孕期我也没有剪成短发。

2016年的夏天，我帮病弱的母亲细心地洗了头，轻轻梳着她不时隐现白发的长发。母亲最后一次编了一个麻花辫，我强忍热泪，拿着剪刀一下下地剪掉了母亲那三千烦恼丝……化疗后的一个飘雪的日子，母亲送我一枚泛着莹玉般奶油色的精美羊角梳，安慰我说，她不在的日子里，每当我用羊角梳梳理飘飘长发，就好像她还陪伴在我身边一样……

又是一个飘雪的季节。我用羊角梳轻轻梳着长发，任发丝在雪花飞舞中翩然飞扬。我爱长发飘飘，更爱那个送我羊角梳的她……

## 我爱长发飘飘

钟斯

